

长剑相思

美国 萧逸 著



7712.05
X362
122

长剑相思

美国 萧逸 著

中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大盗金翅子、女贼云四娘和凤姑娘对官府运往临淮关灾区的赈灾银两都有染指之心。三路人马各出奇谋，明劫暗抢。而出云寺方丈出云和尚与麦府小姐麦小乔却一心想保护这批灾银不被劫走，于是，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然而，这批银两究竟落入谁手？请看本册。

目 录

品茗论知己	少帮主受教.....	325
长老苦劝谕	静字下功夫.....	350
细诉江湖事	南柯一梦醒.....	374
邂逅疯华佗	灵药赠少侠.....	402
发现地下室	救出捕快妻.....	446
古怪八老爷	疑是姜隐公.....	485
押运赈灾银	路遇云四娘.....	509
奇怪八太爷	激战过龙江.....	549
瓜园现绅士	竟是旧仇家.....	572
姑娘灌烈酒	醉后吐真情.....	587
防劫赈灾银	和尚布奇阵.....	626
灾银争夺战	捕快遭捆绑.....	641
银子变石头	气煞凤姑娘.....	654
义行护灾银	舍身救黎民.....	674

品茗论知己 少帮主受教

竟然又是月圆之夜。

张望着当空明月，关雪羽今夜思潮起伏，颇是不能自己。

婉谢了鲍玉的好意，他仍愿独自居住在这所偏僻的客栈里，对他来说，人情常常是一种困扰，接受了人家的招待，即使是出自善良的友谊，也应当思报，所谓“投桃报李”正是这个缘故，一旦无能为报，便构成了内心的一份歉疚，关雪羽生平为人，是绝不愿对任何人形成歉疚，他所向往的是“来去无牵挂，心似皎月明！”

——就象是今夜，天上的那轮明月！

每一回，当他向天空注视着明月时，脑子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思索许多事情……

昔日，在“青燕峰”，每逢月夜，父亲总是亲自督导着他习武，练剑，燕家那一套七十二手“燕子飞”剑法，便是在月下传授他的。

那是他们燕家当今犹敢夸耀武林的一门绝技，只可惜关雪羽只学会了一半，即使这一半，至今犹未敢论精。

雪羽之父燕追云常常感叹着说：“小羽天资颖悟，确是一块练武的好料子，只可惜命中多劫，心不能宁，历劫之后方能大成，那时成就或能在我之上，却不知道是否我还能眼看着这一天了！”

那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好不奇妙，并非仅仅口传心授就能学会，天时、地利、人和，竟是缺一不可。

天时，应当秋月之夜，特别应在秋雨燕出之时。

地利，应当雨峰爽峙之谷，妙在时有迂回之风。

人和，在于彼此深知，心领神会。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三者缺一不可，最难还在“人和”那一点，如非剔透晶莹，心有灵犀，这一套剑法便是无能习会的！

如此一来，一年之中，难得有十几天合乎情况，还要心无杂念，无尘缘牵挂，七折八扣之下，一年之中，能有七天习技就算是不错的了。

这套剑法，关雪羽叫名是学了七年，事实上总结七年全部时间却未能超过七七四十九天。

燕追云常夸奖他说，这么短的时间，竟能习会了一半，设非天才横溢，心有灵犀之人，是决计难以达到，因鉴于未毕全功，生恐此一燕家绝学，就此中断，乃把下余一半，运用其特具智慧，绘于绢册。

——现在这本绢册就在关雪羽随身携带行李之中。

每一次当他仰望明月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父亲传剑神情，虽隔千里，犹似眼前。每一次他也都由衷的感觉到惭愧，觉得有辱严父教诲、期盼。

举头望明月的另一感伤，显然正是在不久之前临淮关“麦”家浴血之战，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惨败。

那次惨败，在他心里所留下的痛楚，奇耻大辱，非但至今未褪，反倒与日俱增。

每一回想到这里，便不禁为之热血沸腾，从而提醒着他仇人“金鸡太岁”过龙江的凶狠猛厉，其心益悲，其志愈增。

老实说，上一次与过龙江的决战过程里，他并未能克尽全力，很多燕门绝技都未能施展，猝然落败，屈居下风，直

是教人难以心服，下意识里，他甚至于渴望着与对方能有再见之机——这正是他为什么至今仍逗留在皖境不走的主要原因。

父母再三的告诫，出云老和尚的谆谆开释，都不能打消他的内心的火焰。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身怀绝技的奇人侠士，是绝不轻易甘心屈居人下，认败服输，这一口气如果也能吞下肚里，则天下无事不能忍，无人不能容了。

仰望着空中明月，悲愤填膺，关雪羽紧紧咬着牙齿，不自禁也握紧了拳，却是最终无以发泄的一腔仇恨，奈何，奈何！

明月在升，照见了庭前那棵参天古松。

乱叶飞枝里，逐盖着几许诗情画意——这便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月如扇——团扇，团扇，美人用来遮面——

麦小乔诚美人矣！

风姑娘又岂不然？

——那一夜，明月当头，夜凉如水，雪羽持灯，小乔依附。风在林梢，落叶飘零——虽只是短短的一程，侠士不欺暗室，淑女默默无言，多情繁星，竞相奔告，彼时彼境，当是星星知我心，尽在不言中了。

说到“情”字，未免言之过早，但有此邂逅，则易生情，倒是真的，自此而后，麦家小姐，便扎实地闯进到了他内心深处……

——母亲爱子心切，此番离家前，再三嘱咐，年纪不小啦，该成家啦，东挑西选，倒头来真想当和尚么？

似乎天下的母亲，都是这个样，儿子大了，就想抱孙子，女儿大了，又怕没人要！

在娘跟前，儿子是永远长不大的——

“那可不一定——”做儿子的忝颜看着娘：“谁叫您长得这么漂亮，拿您跟别家姑娘一比，越加的就瞧不上了！”

“小油嘴——算你会说话！”

“我说的是真的——要娶也不能比您差太远，娘——您说是吧？”关雪羽还记得在家时对自己母亲说过。

母亲含着笑靥，微微摇头叹息。

儿子的话可是说到娘心坎儿里去了，嘴里不说，心里可不就这么认了！“也不知哪家姑娘有这个命，能叫我家小羽瞧上，真是前生修来的福……”

结束了风趣的母子对话，象是不着边际的闲话，却未当不在心里留下了印象。

面对明月，关雪羽颇似有所感伤，站起来走向室外。

今夜他思潮起伏，竟自有些坐卧不宁。

恼人的别绪离愁，迫人的壮志怨仇，一股脑地齐集心怀，才刚刚兴起的豪兴壮志，不瞬间又即变成了绕指柔情。

檐前燕子低飞掠过，明月、繁星、羁旅、深宵，真正是难以排遣了。

冷栈无客，野宿更残——想到了即将荒废的功课，忽然有些技痒，有心练一回剑——

这就返回，掣出了长剑——

燕家的剑法，以神秘高超见称于武林，即使是在平日，关雪羽练习的时候，亦极为严谨，不欲示人。

关雪羽持剑松下，正当他手掏剑诀，拉开了架式，欲发剑时，一个人影，已映向眼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人影，

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入。

——这个人直挺挺地就站立在当门正中，向这边注视着，双方距离约有十丈，但月夜之下，却看得十分清楚——

一袭缀满了各色补丁的百结鹑衣，破格的却在腰上加了一根绦子，右肩一侧露出了尺许长短的一截剑柄，想是金丝缠柄，月色里闪闪有光，明明是一个乞丐，却偏偏没有乞丐的寒酸，反之，那炯炯的目神，显示着的却是泱泱大度的武者风范。

关雪羽只看了一眼，几乎已可以确知他是谁了。

微微一惊之后，他缓缓的将手中长剑收入鞘内。

对方似乎颇为惊讶，在略一定神之后，一步步继续踏进，直到距离关雪羽两丈左右之处，才行止住。

“果然是你——”关雪羽微微一笑道：“我算计着你一定会来了！现在你真的来了！”

“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年轻的花子呐呐说着，脸上的神色较诸白天里的突梯滑稽却是严肃多了。

“少帮主此来是客，请入内一叙——如何？”

关雪羽闪身肃客，对方显然反而吃惊不小——

“你说什么？”

“阁下不必掩饰了，”关雪羽微微抱拳一哂：“难道阁下不是北丐帮童少帮主？失敬之至！”

年轻花子一声不吭地瞧着他。

良久，他才点点头道：“不错，我叫童云，你似乎对我知道得很清楚？”

“不多不多，”关雪羽改变口气又道：“但却也不少，譬如说有关足下的负气出走，也略知道一些。”

童云挑动了一下长眉，冷冷说道：“这么说，今夜我就更

不能放过你了！”

说着，他反手后肩，“唏哩！”一声，掣出了身后长剑，冷森森如秋水一泓，端是一口好剑。

“拔剑吧！”童云脸色寒冷地道：“我知道你剑术必有可观，这里虽非理想之地，但我已察看过，除你之外，并无外客，大可尽情地施展。”

关雪羽道：“你要比剑，我一定奉陪！只是又为了什么？难道只因为我认出你是童云？还是白天之事让你心存芥蒂？”

“对了，这就够了！”

童云冷笑一声，接道：“白天人多，我不便当众迫你出手，却发觉阁下手劲大有可观，分明一流身手，客居无聊，想到尊驾亦有同感，这便前来请教。”

关雪羽观他谈吐不俗，虽有凌人盛气，却不失君子之风。再想到方才，对方只须少隐片刻，自己难免在大意失察之下，展开了“燕”门剑法，以童云之丰富见闻阅历，说不定就会为他看出了门户——这一点倒无所惧，若为他偷学了其中菁华，或是仅有所悟，便为大失策事，武林中以泄露门户不传之技为不可饶恕，关雪羽险些疏忽之下，触犯门规，此时想来，犹自不免自责！

那童云果有私心，只须驻足片刻，便能由关雪羽剑法中窥出堂奥，然而他却显然不此之图，端的是一个不欺暗室君子。

这一点，先自赢得了雪羽内心赞赏。

“童兄有意赐教，不敢不遵，我们这就先武后文，再说其他吧！”

童云只是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

聆听之下，他说了个“好”字，右脚侧跨，抱剑于怀，俨

然大家之风。

关雪羽既然知道对方身份，且知他为人正直，倒颇是有意要交一交这个朋友——正因为这样，此刻便不得不全力以赴，剑上较个高低，让他心服口服。

有此一见，他也就不再多说，当时重新掣出了长剑，微微一笑道：“你我究无仇恨，犯不着以死相拼，这就向少帮主请教几手高招吧！”

话声方住，童云已忍不住冷笑一声，蓦地向前踏出了一步，道：“废话少说，快看剑！”声出剑到！

这一剑平肩而出，既直且快，寒星一点，直向关雪羽咽喉上疾点过来。

关雪羽左手一招，用“燕”门空手入白刃的拿剑手法，倏地往对方长剑剑尖上捏去。

童云陡地一振腕力，长剑“刷”地飞起来尺许高下。闪过了关雪羽的手指，反向对方手腕子上削去。

关雪羽胸有成竹，倒也不惊，胳膊肘子向下一沉，霍地用左掌掌沿，向对方剑上封去。

一收一吐，掌上力道惊人。

童云身子向后一收，长剑反撩，随着他快速的一个转身之势，耳听得“叮！”的一声，两口剑首度交锋，却不是实力的交接，仅仅是尖锋相触！

是夜里，即见火星一点。一闪而进！

一个左翻倒卷——

一个斜起似鹰——

剑光交插影里，结束了第一回合。

童云双手握着剑柄，脸上显示着无比惊异。关雪羽也不敢掉以轻心，正是惺惺相惜。

“好剑法!”

随着这声招呼，关雪羽已拧身现肘，第二次发出了剑招，这一剑施展的是“燕”字门绝妙的高招，一片轻啸里，长剑如电，力劈童云后背。

至此，变轻灵而怒掣，凌厉的剑风立刻使童云大有所警，这般狠厉的剑招，确是他始料非及，这才知道对方果然是罕见的一个劲敌。

猛可里，他身子向前一个快扑，却用脚尖力点地面，快速的一个疾转，身子已然纵出了七八尺开外。

关雪羽压剑后随，一声轻叱，脚下来一个急蹿，拔身而起——就在这一霎间，童云已倏地转过身来——

原来他故意避开，无非是诱敌之计，对方一跟踪而来，正是求之不得。

所谓“兵无常行，以诡诈为道”。

童云一经交手之下，已觉出对方大是可畏，这才拼着弄险，以身为饵，诱使对方接近。

随着他飞快的一个转身势子，左手骈指如电，直向关雪羽剑身上力点过去，同时间，右手长剑大力挥出，一挥一挫，形成了一个“乙”字。

扫咽喉，挂两肩，好厉害一式杀着。

观诸童云所施展的这一剑，真正称得上深领剑中三昧，有凌云驾虹之势，无缕冰剪彩之痕，这才是剑道中的上乘手法。

关雪羽何尝没有料到童云有杀手之招？只是没有料到这般凌厉罢了！

在童云雷霆万钧的剑势里，关雪羽身子霍地向后一坐——含胸、拔背、沉肩、甩肘。

这一剑真可当上惊天之势。

“刷”一缕银霞起自身后。初起时不过飞泉一道，待到将临及对方头顶之上，这道飞泉才蓦地爆喷了开来。

急光流电里，幻化出一天剑影，童云全身上下猝然间为之一寒，已为对方弥天剑阵整个涵盖，这才知道，自己图人，对方图己，观诸眼前对方所施展，分明已达剑术中“分光掠影”境界，心里一惊，遍体生寒，此时此刻，抽招换式已是不及，更遑论从容身退了。

关雪羽其实原无意施展这般厉害杀着，只为对方狠毒剑招所逼，情急之下乃出此下策，双方并无深仇大怨，自不必以死相搏。

一念之兴，抽招已是不及，情急之下，左掌猛力向外推出——

这一掌为了解救童云危急情势，关雪羽不惜使出了“无形罡力”。童云只觉得迎面微风袭面，紧接着这袭微风之后的巨大力道，其力万钧，竟是万万难以抵挡。

总算他一时心灵，借助着迎面而来的劲道，猛地向后一倒，足下就势一蹬——“哧”反纵出一丈五六。

几乎在同时之间，关雪羽已由他当头跃了过去，身后剑芒，有如扫帚星般地闪烁着大片白光，无论如何，总算收住了剑势，解救了对方便一时之危。

缓缓将一口长剑收入鞘中，关雪羽向着童云抱了一下拳道：“承教——”

童云呆了一呆，似乎这才意会到是怎么回事，脸上一阵发热，连耳根子都红了。

自然，夜色里看不出他这番窘态。

“我认栽了。”

说了这句话，长剑一挑，“呛”一声，已回插鞘内，摇摇头叹息一声，反声就走。

才不过跨出一步，又自站住，回过身来。

“请教大名上下？”

关雪羽遂即报上了名字。

童云嘴里念着“关雪羽”三字，脸上一片迷离，冷冷一笑道：“请恕我冒昧，阁下身手大脱武林窠臼，方才那一手擦臂飞剑，颇似传说中‘飞燕门’的绝技‘霜满天’——不知是也不是？”

关雪羽心中微微一惊，倒不会想到，对方居然还有此阅历，既为对方一语道破，再如矢口否认便似欺人过甚，当时只得点头承认——

“童兄慧眼高见，佩服之至！”

童云立时神情一振，十分诧异地打量着他道：“这么说足下竟是飞燕门的出身了？”

关雪羽尚还未来得及回答，童云又摇摇头道：“这又不对了，飞燕门是向来不收外姓弟子——这便奇了？……”

关雪羽哼了一声：“童兄果然无所不知，只是在下却并没有说是飞燕门出身弟子！”

童云窘笑了一下：“只是，燕门绝技却是向来不传授外姓弟子的！”

关雪羽心中一动，一时里有些碍难作答，心里正自盘算着，要如何启口？

童云微微一笑，却先自抱拳道：“阁下似有碍难，不说也罢……你我原是初见，请恕冒昧！”

关雪羽道：“足下大名，心仪已久，如不见外，可否入内一谈？”

童云一双眼睛在他脸上转了片刻，点点头道：“也好，打扰了！”

关雪羽原以为他不会答应，想不到竟是忽然变得十分爽朗，倒是有些意外，一时甚喜。

落座之后，关雪羽由暖壶里为他斟上一碗热茶。

童云欠身道了声谢，双手捧过饮了一口。

放下茶碗，他打量着关雪羽说道：“有一句话，忝在与兄台初识，不知该不该说。”

关雪羽道：“愿聆雅教。”

童云冷冷一笑道：“关兄既然深知我的出身来历，必然也知道我今日之困难处境，本帮一片基业，如今全在家兄把持之中，小弟身败南来，想要在某处安身，不得不打出一个局面……有时候为达目的，手段不免过狠，嘿嘿，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关雪羽道：“这是贵帮之事，与我本无相干，童兄这么说，显然是有弦外之音，又可否说清楚一些……？”

童云微微一笑，而神色之间，颇有窘态。

“足下是聪明人，还用我多说么？”

——他遂即端起面前茶碗，喝了一口，借着饮茶，略遮其不自然神色：“总之，今夜与兄台一会，多少有些见面之情，尚请凡事包涵，童某感激不尽！”

关雪羽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微微一动，暗忖着，这个童云非但武功精湛，心思智谋更有过人之处，我如此时口气一松，或是碍于情面，不立刻声明表白，便是事同默认，日后便无所施展，哼哼，我岂能着了你的道儿？

心念转过，当即一笑道：“那也要看什么事情，以童兄为人，当不该倡行不义吧！”

言下之意甚是明白，你如多行不义，我还是要插手阻拦的。

童云脸色一变，长眉挑了一挑，发出了一声朗笑。

“关兄快人快语，兄弟好不敬佩。”

“少帮主抬爱了。”

关雪羽话声微顿，又道：“我也有几句话，要奉告足下，其实在白天，我已经告诉过贵帮一位长老。”

童云点点头道：“兄弟已经知道了，关兄是要我迁地为良？这又为了什么？”

关雪羽微微一笑：“如今皖省一境，天灾人祸并临，早已不是乐土，而且就时间上来说，少帮主你也来得太晚了，显然有人已较足下捷足先登。”

童云冷冷一笑，摇摇头道：“我不信……再说，兄弟我这一行，正是人疲马劣，已不容再另作打算。”

“少帮主之意，是决计要在皖南立足不去了？”

“兄弟已别无选择，”童云微笑着道：“还要请关兄多与支持。”

关雪羽冷冷地道：“我已有言在先，少帮主既是有恃无恐，那我倒不必多事，不过，对方来头不小，童兄你却不可莽撞，还要三思的好。”

童云眉头微皱道：“有这么厉害……？是……谁？”

关雪羽呐呐地道：“夜来细数坟头鬼，金鸡三唱早看天——少帮主可曾听过这首诗句？”

童云陡然间呆住不语。

过了一会儿，他才冷冷地说道：“长白，金鸡？难道是出没辽东的那只老金鸡么……？”

关雪羽微微点了一下头，脸上情不自禁地为之索然。

提起了这只老金鸡，他难免便会触及到方才刚刚经历不久的刻骨仇恨。

童云点点头道：“我知道这个人，他一向是足不出辽东，何以会来到了中原内陆？只怕这个消息不大确实……”

关雪羽冷冷一笑，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说。

童云站起来一揖道：“多谢关兄指点，这件事我自会留心，……夜深了，我就不再打扰了。”

关雪羽原想就前些临淮关所发之事，透露与他，以打消他在此立寨的决心，见他如此，也就不再多说，随即起立送客。

童云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兄弟等一行，此刻暂时落在南岭的朝天宫内，关兄有空请来坐坐，兄弟也好面请教益。”

关雪羽一笑道：“一定拜访——”

说话之间，即听得客院之中，传出了微微声动，关雪羽前行的影子，向壁间一贴，就势向外面打量，即看见三数条快速人影，正自由四面墙垣处飞身而下，身法虽快，到底算不上一流身手，以至于落下的身子，多少都发出了声音。

一共是四个人。

四个清一色的乞丐。

看到了这里，关雪羽这才明白——敢情来者四丐俱是跟随童云而来的随身近卫人员，想是甚久未见他出来，忍不住便进来察看。

童云也发现了，陡地现身而出，向外挥了挥手，四丐立即消失暗处——他这才向关雪羽抱拳告别，身形轻摇，施展杰出轻功，陡地飘出六七丈外，落脚在院中茅亭之上，不过是沾一下脚尖，紧接着第二次拔身而起，有如轻烟一缕，已